

## 新时代之歌

2018年,某新型武器定型试验进入关键时刻。

“数据对比完成,各测试数据符合要求。”口令传出,大家都松了口气,持续十几个小时的某产品数据测试终于完成。

“等等,请对第3组数据进行再次测试,并进行相关性分析。”就在这时,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响起。众人循声望去,是淳静。他的话立刻引来一片质疑的目光。

有专家在一旁提醒说:“这项工作开展这么久了,像这种测试应该不会出错的。”

“科学需要严谨,不能‘应该’、要‘一定’!”淳静的语气平静,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倔强。

顾不上多说,他拿起设备,直接上手就干,一遍又一遍地摸索推敲,一次又一次地核对试验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逝……一位同事说:“算了吧,这么折腾,没多大意义。”对于耳边的质疑之声,淳静置若罔闻,依然飞速运算着。那天,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。经过大量数据分析,结果出来了:第3组数据确实存在间歇性跳变,表明产品元器件上存在不稳定因素。结果一宣布,赢得了周围人的一片掌声。

在大家钦佩的目光中,淳静依然淡淡地微笑着。如果说他所从事的事业蕴含着最雄壮的力量,那么他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这份激烈奔涌注入一股安静的力量。

## —

1972年的3月,淳静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偏僻的村庄里。淳静的父母都不姓淳,他父亲姓沈,母亲姓郭,父母非常恩爱,所以两人决定从各自的姓中各取一半,作为孩子们的姓。淳静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,家里虽然不富裕,但父母把全部的爱给予了孩子们,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学有所成,踏实本分地为社会作贡献。

1994年,淳静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,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在向西去的列车上,窗外的景象渐渐萧瑟。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零星散落着土坯房,将西北的贫困与荒凉展露无遗。有的同学开始发牢骚,淳静却笑着说:“去祖国需要的地方,哪里都是春天。”

初到西北,干旱寒冷的气候让淳静极不适应。强烈的紫外线晒得脖子脱了皮,干燥的气候让嘴唇常常干裂出血……凭借着对事业的热爱,淳静硬是把根扎在了这片荒山沟壑中。

在分管的型号中,淳静是有名的“不倒”。无论是各分系统技术指标,还是各元部件参数和产品特征量数据,他都如数家珍,甚至不少产品说明书中都不曾涉及的指标,他也了如指掌。

这一切,源于淳静的谦逊好学。每逢产品厂所技术人员进入阵地,淳静便对各类指标、数据和机理进行详细的询问、记

录。翻开一本淳静曾使用过的产品说明书,只见上面有他用红、黑、蓝三色笔迹做出的各种标注,包括数据意义、重点数据、可能出现的问题、解决的方式。产品说明书动辄上百万字,是研制方对产品全系统的技术指导文件,亦是重要的工具书。因为淳静对这本书有很多极具意义的标注,现在这本书已成为该室的重要资料。

与淳静共事多年的同事说:“淳静是阵地上的‘定海神针’,只要他在,大伙心里特踏实。”

## 二

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一台电脑,一支笔,无休止地计算,这是淳静在工作室的日常写照。国防尖端工程的每一项技术难题攻关,如同哺育一个婴儿,需要注入大量的心血和努力。在这片方寸之地,淳静用单薄的身躯承担了一项又一项重任。寒来暑往,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淳静所在的技术室是成果丰硕之地,每年都斩获军队科技进步奖。作为技术骨干,单位觉得淳静选择的研究方向很难获奖,就想在一些重点项目上给他挂个名,可淳静不同意。不少单位觉得淳静名气大,想在课题上让他挂个虚职,淳静也总是拒绝。他给自己立下“三不原则”——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挂名,不是自己熟悉的研究方向不发表意见,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不出表。

20多年来,在科研成果的荣誉簿上,淳静几乎没有留下印迹,可他组织担当的多项成果却意义非凡。同事们都知道,淳静在立项报题时,什么问题急需、紧要就研究什么,从不考虑项目大小、有无经费、能否获奖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人生的最大成就不在于获得多少荣誉,而在于你为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少。”

1999年,淳静考回母校深造。2006年,他带着国家发明专利、全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光环毕业。从家庭和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,他完全可以选择更优越的生活,可他果断拒绝了。

周围的亲戚朋友当时很不理解他:“再回到那个艰苦的山沟里图什么?”一边是个人的理想,一边是家人的期盼,夜深人静时,这个难以抉择的天平一直在淳静的心中摆动。他想起阵地边那片“忠诚林”,想起那片静谧而又火热的战场,想起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,有一个声音告诉他,那里更需要自己,自己也放不下这份火热的事业。他做出了决定,带着自己的所思所学再回高原!

淳静带领课题组白手起家,从理论研究到装备改进,从发展方向到技术突破,在突防能力考核评估体系的研究之路上艰难跋涉。

小小的办公室成了淳静的第二个家。大家都知道,只要淳高工不出差,那

## “静”水流深

■刘长胜 秦诗凯

盏灯基本上是最后一个熄灭的。节假日、周末,人们总能在办公室里找到他。

“奔五的人了,别这么拼了。”战友劝他。

“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,只要闲下来,心里就老是发慌。”淳静总是笑着说。

2020年年初,某武器系统优化设计和故障分析急需一个数据库。这个课题研究性不强,主要任务是对以往各类试验数据进行收集、筛选、归类。长期奋战在数据处理一线的淳静明白,这个课题既没有经费保障,也缺乏技术含量,更不具备参评科研奖项的条件,但对武器系统的优化设计至关重要。

战场需求就是最大的需求,淳静将这个课题看得很重。半年来,他一边执行岗位任务,一边不分昼夜地查资料、搞访问、做记录,仅笔记就记了30多万字。作为“负责人”,他每次都要到现场指导。数据处理分析也是个技术活,要抢时间,不到现场他不放心。

当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阶段,出行是个大问题。坐飞机、坐高铁?有点不踏实。思想想去,淳静决定租车。这一趟,路迢迢道漫漫,单程就上千公里,热水瓶、方便面随身带,渴了就喝口水,两顿饭缩减成一顿饭,尽量缩短在路上停车休息的时间。到现场之后,淳静顾不上休息,立即投入工作之中。他事无巨细,不放过任何细节。最终,淳静拿出了总师系统满意、岗位人员用起来顺手的两本书稿,为武器系统优化设计和故障分析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## 三

高原的冬天寒风刺骨,淳静在零下28摄氏度的室外作业,手一伸出来很快就冻麻了。

武器装备数据顺利采集,各项指标参数进入验证查收阶段,代码、质量、进度、阵地管理以及需协调的事项纷繁复杂、千头万绪。淳静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达阵地工作的人,晚上还要忙着加班核对文件、组织讨论方案、帮带徒弟……

“淳工,时间不早了,您休息一会儿吧!”

“你们先回去睡觉,明天还有更重要的工作。”淳静斩钉截铁地回答道。

繁重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,时常出现头晕的症状,可他从不介意。看着日渐消瘦的淳静,单位的领导下了命令,要求他放下手头工作,休息两天。不得已,淳静去驻地医院给身体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,带着一大包药匆匆赶回单位,又深入一线跟同事们一起干了起来。在他心中,工作的分量永远重于自己。

在他的带动下,研究项目的组员们团结一心,干劲空前高涨,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,井井有条。小刘是淳静带的第一

个徒弟。那年,一项前瞻性课题研究重任交给了淳静所带的小组。淳静找到小刘说:“这个课题由你负责,我给你当助手。”

从项目立项到方案设计、从论文撰写到数据分析,从思路方法到具体问题,淳静手把手帮带,每一次课题汇报,研讨交流,他都把小刘推到前台。项目报奖时,淳静悄悄将小刘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,并让他做了课题汇报。甘居幕后的淳静总是说,“能待在阵地上,参与这份事业就够幸运的了,其余的不重要。”

## 四

淳静做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,却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。2010年,一天吃晚饭时,女儿突然发问:“爸爸,你整天这么忙地搞科研,你有什么成果啊?这次作文的题目是《我最尊敬的人》,我要写你!”淳静只能尴尬地说:“爸爸是个军人,没什么可写的。”看着女儿失望的神情,他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

今年建军节前夕,中宣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3位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,淳静是其中的一位。已经上大学的女儿回忆那次关于作文的交谈,对他说:“爸爸,虽然我不知道您具体在做什么样的工作,但在我心中您一直是最美的军人,是最尊敬的人。”那一刻,女儿的话让淳静热泪盈眶。

家庭的支持给予了淳静源源不断的温暖力量。结婚后,妻子刘波一直站在淳静身后,默默地照顾他、支持他。有一次执行任务,连续三个多月,淳静没有跟妻子通过一次电话,也没有跟家人见一面。像这样的生活,刘波已经习以为常,不管家里有什么事,都是自己扛着,轻易不会干扰淳静的工作。虽然刘波一直站在丈夫身后,但她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,把自己热爱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。去年,夫妻两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

会,承担起了一个平台主播的业余工作。淳静想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多的武器装备知识分享给大众,而刘波想通过播音和写稿,为文化宣传工作出力。他们相约每周抽空去这个平台播音两次,让科普知识传遍千家万户,让更多人参与到建设国防事业的浪潮中来。这样的合作,让他们有了更多相知相伴的时间,互相也更加理解和支持对方。前不久,他的家庭被评为“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”。

2019年国庆节,在举国欢庆国庆70周年的日子里,当淳静参与研制的“国之重器”驶过天安门广场时,他忍不住泪流满面。那泪水中有激动,有自豪,也有一份执着的坚定。他知道那是一条铭刻着无数人奋斗足迹的征程,也是一条孤独寂寞的攀登之路,能够将心血融入这见证光荣与梦想的洪流中,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。

## 红苔藓

■胡广胜

你可曾到过云南老山,你可曾见过红色苔藓?

红苔藓,像小草,像花瓣,长在猫耳洞的岩壁上,长在英雄的塑像前,长在直冲老山主峰的200多级台阶通道两旁,长在每一条交通壕、掩体里,长在战士每一块依偎过的岩石上,每一条热血浸染过的堑壕边。红苔藓,像花瓣,比花瓣朴实、坚韧;像小草,比小草醒目、耀眼。一朵朵、一簇簇,一片片,像熊熊燃烧的火焰,映红壕壁沟坎;像慢慢涸干的血液,辉映长空蓝天。

一朵两朵,星星点点;三五成群,山花烂漫;排山倒海,血红一片,您是否感受到那是战士无言的忠诚,您是否领悟到那是烈士无声的呐喊,您是否相信他们融入了山脉和溪流,您是否相信他们化作了清风和雾岚。

我坚信这些红苔藓——火焰般跳荡的红苔藓,鲜血般纯净的红苔藓,有着金属般质感、铁血红火红的红苔藓,正是忠诚的勇士无畏激战时洒落的鲜血。天长日久,岁月轮回,日月点化,凝聚孕育了这小草般朴素卑微柔韧、钢铁般坚毅顽强勇毅的新生命——老山红苔藓。

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片片红苔藓,如一簇簇点亮记忆烛照生命的火焰,如一道道引人深思珍爱和平的景观,如一首首荡气回肠悲壮凄美的诗篇。

生长红苔藓的老山是英雄的山,是我曾有幸工作过的地方。我到的时候,硝烟已经散尽,弹坑也已被茂密的植被覆盖。和平鸽在蓝天上自由飞翔,小燕子在欢快盘旋,战士警惕的眼神仿佛永不停歇的雷达,体温暖热的钢枪时刻聆听着祖国的召唤。

感念  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墨脱,遥远而神秘。最初我是在一本记不得名字的书上看到你陌生而神奇的名字,知道你位于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,是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。从那天起我就有了一个梦,一定要走进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——墨脱。

要走进墨脱谈何容易,就看你敢不敢,能不能闯过这三道鬼门关:头一道关是要翻越常年积雪随时可能发生雪崩的多雄拉山;第二道关是要沿着万丈深渊之上的峭壁栈道,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世界第一大峡谷;第三道关就是要穿过原始森林令人生畏的蚂蟥区。大概是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吧,越艰险越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,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原成都军区打来的电话,说军区首长要到西藏边防视察,特约我以解放军记者的身份同行,还说其中有一站就是去墨脱。我当然高兴,终于可以圆我的墨脱梦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进藏。当我们在拉萨机场一走下飞机,顿时感觉离天近了很多,空气也好像过滤了一样清新,令人好不兴奋。可没想到,经过从机场到拉萨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,有人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。

住在军区招待所,每人床头立着一个大氧气瓶,当时我的心跳每分钟高达130多次,西藏的军医开出的处方是,休息、吸氧、少说话。有人开玩笑说:“这还没打,就折了一员大将。”

这次西藏之行,为了在有限的时间跑更多的边防点,我们先乘越野车,再坐直升机,最后一站是墨脱。

那天天气不错,我们吃过早饭就早早来到停机坪,此次随行的两架直升机已停在那儿待命。直升机升空不久就飞临多雄拉山。虽然是盛夏时节,多雄拉山上仍白雪皑皑,气势磅礴地横亘在面前。由汉藏两族年轻飞行员组成的编队,按提前预定航线开始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。

从空中向下俯瞰,大江翻滚着雪白的浪花,弯弯曲曲宛若飘落到谷底的洁白哈达。从直升机的舷窗向两侧望去,陡峭的悬崖距我们好像不足百米,看了叫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心中暗暗为年轻的飞行员点赞,他们不愧是刀刃上的舞者。

穿越了大峡谷,直升机便进入了墨脱地域,迎面而来的是一派热带雨林景象,山大、谷深、林茂。最后,直升机在县政府所在地的一片空地上降落。

墨脱地广人稀,那会儿全县人口只有一万余人。全县只有一所小学,一至六年级也不过二三十名学生,老师也只有一人,既是校长又当老师;邮电所也只有一名工作人员,也是所长兼业务员,全部业务就是收发电报;当时因为没有公路,所以全县不但没有一辆汽车,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。

国家虽然很重视墨脱的道路建设,几十年一直在修路,修修断断就从来没有通过,进出墨脱只能靠人背肩扛,还有为数不多的马帮。马帮走的是大峡谷石壁上十分艰险的古老栈道,一不小心人马就会坠入峡谷。还有一条通道就

## 魂牵梦绕忆墨脱

■阙士英

是翻越多雄拉雪山,不但要面对雪崩,因为路途太远中间还要露宿山洞。接着还要穿过热带雨林的蚂蟥区,蚂蟥吸起人血来让你防不胜防。可以说每进出一次墨脱就是一次生死考验,所以说墨脱与外界基本上处于隔离和半隔离状态。

在墨脱,我采访了一位年轻的战士。他刚下哨归来,身上还背着枪,就被我堵在门口聊起天来。这位秀气的小战士告诉我,他来自陕西,是前一年高中毕业后入伍的。他说什么苦呀累呀他都不在乎,最受不了的是与世隔绝。这里不但没有电视看,报纸也都是“晚报”,最快也得半个月后才能看到。他说:“记者,你发现没有,这里的战友最想听到的是你们从山外带来的消息。”他说他平时除了站岗放哨外,没事就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,说着他还跑到屋里拿出一沓诗稿给我看。我草草翻看了几首,他的诗还真有些味道。我顺手帮帮他的想法:“你选两篇给我,回北京我找个媒体发表一下。”他有些兴奋:“你说能登报?”他飞快地找出两篇诗稿递给我。

那天,当我们登上返程的直升机时,透过舷窗我一眼就看见写诗的小战士也站在送行的人群中。他正举着手向我们敬送别的军礼,那张年轻的脸上写满兴奋与希望。

天有不测风云,没想到两天后在返回拉萨的途中,我乘坐的吉普车发生了翻车事故。所幸没有人受伤,但慌乱中我把小战士的诗稿弄丢了。他的姓名和地址也记在诗稿上面,我与他再也无法取得联系。至今想起墨脱,想起那位写诗的战士,我心里总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。

我真希望有一天那位小战士能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给我一次机会,让我对他、对墨脱由衷地还有一个迟来的道歉!

## ★ 决胜2020

脱贫攻坚,时代画卷

## 石拔哑

十八洞村的风是甜的  
含了一种幽幽的苦  
淡淡的 是甜的另一番滋味

当然 这都是来头  
一如蜜的来头是花  
花的来头是根  
而十八洞村从根子上脱去贫困  
来头就大了去了  
按你的话说  
是有了贵人  
坐在你家的火塘边  
指着门外破败的吊脚楼说要脱贫  
你当时听不懂“精准”两个字的含义  
直到村子富足了  
日子甜蜜起来  
你才明白

因为苦惯了的人  
对于甜的感觉  
会特别敏锐……

## 杨冬仕

你私下告诉我  
那天 出门泼水  
险些泼了他一身  
而他却笑着拉住你的手  
像家人一样  
问长问短  
还让你陪着他  
在高高低低的十八洞村  
挨家挨户  
走了个遍

## 走向小康

——湘西十八洞村人物写生

## ■曾凡华

那气度  
那风仪  
非一般人能比

夜半 你辗转难眠  
只想拟一副对联  
把一个退休老教师的心  
贴在门楣……

## 龙新兰

第一眼见到你  
就觉得面熟  
高高大大的长得很“彪”

湘西人说“彪”就是“帅”  
还含了一层“悍”的意思  
若放在新中国成立前  
你很可能为匪  
孤苦无依的你 别无出路  
野性的呼唤  
是一种天性的传承

## 龙金翠

可今天的扶贫工作队  
帮你成了亲  
让你有了一份甜蜜的事业  
养蜂养出了名  
让你登上了时代大舞台  
成为中国梦的  
一个小部分……

## 龙金翠

作为导游

你这姑娘  
不仅长得甜  
出口的话也甜  
说是本地人  
谁都不信

其实  
本地的姑娘都长得甜  
像本地的甘蔗  
水嫩生脆  
咬一口 满嘴留甘  
让人不能自己

早些年  
为脱贫外出打工  
现如今  
回归故里  
一口一个“乡情难离”  
问世上“乡情”为何物  
怎教你生死相许……

## 石顺莲

村支书也善绣  
不仅仅奔走于田间地头  
也能在绣房  
撑起一片天地  
绣出苗山的文明  
以及十八洞村的彩虹

出口或是内销  
都是循环  
让你有了一份甜蜜的事业  
以苗绣为媒  
来一个优美的链接  
湘西大山里的女子  
扔掉了贫困的腰带  
让绣裙飞舞起来  
炫耀于世  
不再让人小看……